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七

明馮琦撰
陳邦瞻輯

秦檜主和 檜死附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帝初黃潛善白遣雱為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為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之事

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盖相望卑詞厚禮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二帝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雱以往且致書于尼瑪哈　秋七月丙辰閤門宣賛舍人曹勛以上皇手書至自金時上皇在燕山謂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

清中原之業恭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内侍持付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黄潛善等難之出勛於外 冬十月壬辰以王倫為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副之倫等至金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

時金方大舉南下留倫等不遣

二年五月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時竄韶州會詔求使絶域者虛中應詔乃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稱臣奉表於金時金人方起兵南侵已留王倫朱弁矣虛中至金人遣虛中楊可輔劉海王貺並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獨留金國初建制度草創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即受之遂與韓昉俱掌制詞因是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

密以信義結納金人不之覺

三年夏四月起復朝散郎洪皓爲金國通問使時尼瑪哈自東平還雲中鄂爾多自濱州還燕山帝遣皓移尼瑪哈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於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尼瑪哈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仕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尼瑪哈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

目止劍士且爲皓請得流遞冷山　九月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武臣楊憲副之邵至濰州接伴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邵爲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至于三四聞者泣下見左監軍達賚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起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偽楚僭立羣盜蠭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宋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

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達賚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因於柞山砦　金人又迫朱弁仕劉豫且訹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乃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乎吾有死耳金人怒絶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為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則從之不可從則因之拔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　冬十月辛未秦檜自金歸初

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達賚為其任用達賚信之及南侵以為參謀軍事又以為隨軍轉運使達賚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趋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来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㮚孫傅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達賚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

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撻賚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於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爭則自檜始

紹興元年八月丁亥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范宗尹罷相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

行也帝聞乃有是命

二年六月秦檜罷時呂頤浩為左相檜為右相會桑仲上疏願以所部収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為聲援頤浩信之屢請出師檜時已有傾頤浩之意因諷人言周宣王内脩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内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開府鎮江帝謂給事中程瑀曰頤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

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頤浩至常州桑仲已為霍明所殺前軍將趙延壽復叛遂稱疾不進尋召還行在初胡安國嘗闢游酢論檜人才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檜入相安國時為給事中呂頤浩既還恨檜傾己欲去之問計于席益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朱勝非代己都督命下安國奏勝非正位冢司值苗劉

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令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録黄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黄龜年書行安國爭之遂落職提舉仙都觀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落職檜亦自求去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檜善檜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鋭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於

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着衣喫飯共圖中興
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
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及檜求去呂頤
浩諷侍御史黄龜年上書劾罷檜遂以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江州太平觀龜年又奏論檜狥私欺君合正典刑
投諸裔土以禦魑魅章凡三上乃褫檜職仍榜其罪于
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
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

歸檜語乃塞至是帝乃名直學士院綦崇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崇禮即以帝意載於制詞畧曰自檜得權而舉事謂當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乃首建明於二策因燭厥理殊乖素期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九月壬戌王倫還自金倫既被留久之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所在倫遂與朱弁及洪皓以金遺忠潛通倫意由是兩宮始知帝已即位先是淵聖自雲中徙燕山始與太上皇相見居于愍忠寺至是並遷於霫郡霫

古吳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既至居於相府院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食死者甚衆金尼瑪哈使烏凌噶思謀即驛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釁厥成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亘古自分南北盡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思謀沉思曰君言

是也歸當盡違之已而尼瑪哈至曰比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侍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為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為哉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尼瑪哈不答及是尼瑪哈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偽甚悉帝優奬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復以潘致堯為通問使如金附茶藥金幣進兩宮

三年十二月韓肖胄胡松年使如金使來帝自即位屢遣使如金

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尼瑪哈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以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為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

五年夏四月甲子上皇崩於金五國城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君父之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遣同使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閔泰寺作功德疏詞旨悲痛金人亦不之罪　五月辛巳遣忠訓郎何鮮使金羅中書舍人胡寅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

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仇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界詞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黄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乎吾所恨懾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背曰姑為是豈有

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耶尚曰以二
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況歲月已久敵情益
闊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辭之事恐和議復行國論
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
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
遣辭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六年八月丁未以秦檜為建康行營留守參决尚書省
樞密院事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温州紹

興府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七年春正月丁亥何蘚還自金始知道君皇帝及寧德

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

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

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

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涙而

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

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命諸大將率

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從之　是月以秦檜為樞密使　三月己卯遥尊宣和皇后韋氏為皇太后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髙朕朝夕思之不遑寧處屈己講和正為此耳至是從翰林學士朱震之請遥尊為皇太后　十二月癸未王倫還自金初倫再使將還金人新廢劉豫達賚送倫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成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宫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

丁亥復遣倫奉迎梓宫于金

八年三月壬辰復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手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　五月丁未王倫偕金使來初倫至會寧見金主亶謝廢劉豫次致

使指會達賚自河南還言於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斡布力言不可東京留守額爾衮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敖拉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仇也何德之有勿與便博勒鼐之位在斡布上達賚額爾衮附之由是博勒鼐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凌噶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將至帝命吏部侍郎魏矼館伴之矼以為御史時嘗言和議之非不可奉詔因備論敵情之不

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鼎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吴表臣思諫等至臨安入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己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下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今屈己請和不憚為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詞出於愛君不可以為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為之但

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恨帝從其言衆議遂
息烏淩噶思謀等稱朱弁忠節詔附黄金三十兩賜之
秋七月乙酉秦檜復請遣王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
日左正言辛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
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國耻未雪義難
講好凡七上疏力言不報　冬十月丁巳罷參知政事
劉大中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爲侍
御史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

亦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矣　甲戌趙鼎罷帝意不樂鼎給事中勾濤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病求罷遂出知紹興府入辭言於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將行秦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恨之　以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畏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論大事者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

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為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為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檜謀曰和議為天下大計而邪說横起盍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為中丞劾異議者卒成檜志　丁丑金以張通古蕭哲為江南詔諭使與王倫偕来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郡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諲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

非遂乞致仕　十一月戊戌王倫入見辛丑詔曰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已就和命侍從臺諫詳思條奏於是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温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禄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

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又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開乃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趙雍皆極言不可和吏部員外郎許忻上疏曰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河朔千里焚掠無遺及再舉深入遂陷都城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

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二聖出郊追取宗族係累大臣然後偽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遂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已從之夫彼以詔諭江南而來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真為臣妾矣陛下方寢苫枕塊其忍下穹廬之拜乎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為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

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况靖康之禍驚動我陵寢戕毀我宗廟刼質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我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鑾輿不反遂致萬國痛心是謂不共戴天之仇彼謂我之必復此仇也未嘗頃刻而忘圖我豈一王倫能平哉陛下包羞忍恥受其詔諭而彼之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

先拱手而奉之矣豈不痛哉自金使入境以來中外惶惑陛下必以王倫之言為不妄金人之詐為可從臣恐不惟墮敵國之奸計而意外之虞將有不可勝言者此衆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此乎國家今雖未能克復中原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粗振國勢粗定故金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朝廷其謀叵測今金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更與二三大臣熟議其便無遺後時之悔不報　甲辰王庶罷庶論金不可

和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自重以為功絀其說庶

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敵耶檜大恨

出庶知潭州　辛亥樞密院編修胡銓抗疏言曰臣謹

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

使金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

罵今者無故誘致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劉豫我

也劉豫臣事金人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

拔之業一旦金人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擄商鑑不遠

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人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人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蒙塵垢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汙塗炭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其常服異時貪婪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強人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金人至無禮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跪之曾童孺之

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敵人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

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人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金人犯邊偽豫入冦固常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倘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敵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

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葢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

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伯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金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荅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

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覊留敵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刼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於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十二

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橫議詔除名編管新州銓之
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鋟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
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啟事為賀其謫新州也
同郡王庭珪以詩贈行皆為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庭珪
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晏敦復謂人曰
頃言檜姦諸君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
不至耶　十二月己未以李光參知政事秦檜既定和
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李光有人望欲藉之同押榜以

息浮議乃請于帝而用之光既受命遂於尚書省榜諭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陜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宫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時檜以未見國書疑封冊白帝帝曰朕嗣守祖宗基業豈受金人封冊於是楊沂中解潜韓世良見檜曰朝議籍籍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勾龍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王倫亦以計説張通古通古從

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于禁中　丙子張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權禮部侍郎尹焞上疏曰本朝金敵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盟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仇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遲來莫究不豫之狀

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奉迎梓宮請問諱日為事令又為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令陛下信仇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或以金國内亂懼我襲己故為甘言以緩王師儻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耻尚何和之足

為不報　李綱時知洪州上疏曰臣竊見朝廷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為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禮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為親屈己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宫凶問既至遣

使以迎梓宮承往遍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稍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禮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禀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

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為此固猶不可況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

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為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遂自屈服異廷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帝不納先是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嘆息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

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遮蔽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陳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為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振及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時劉豫既廢傅言金人欲立淵聖於南京以和定而止

九年春正月丙戌以金人通和大赦河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畧曰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鑒不遠敵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敵國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懈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

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于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
漸孚一旦北面事人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益
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
可以削平禍難者也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　戊子遣
判大宗正事士㒟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從
史館校勘范如圭之請也　戊戌賜王倫同進士出身
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既又以倫為東京留守與
人交割地界　二月癸丑以周聿為陝西宣諭使方庭

賁為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京見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泰陵至暴露歸以白帝秦檜怒之 三月丙申王倫至汴見金烏珠交割地界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府宿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烏珠遂自祁州渡河而去移行臺于大名府 五月士㒟張燾自河南還燾上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復此仇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仇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仇帝默

然秦檜惡之出㚟知成都府　時金人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摧刑部侍郎陳橐上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南地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為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為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卒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為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為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嘗謂歲幣多寡聽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

益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騁繆悠之詞包藏禍心變生不測願深鑒前轍益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冦至茍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為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允協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勲則梓宫太后可還祖宗境土可復矣秦檜恨之罷森官

丁亥王倫如金議事金烏珠時言於金主曰達賚博勒郭主割河南地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

具言于朝會孟庾至汴倫即解留鈴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達賚等謀反金人執之博勒郭額爾袞皆誅倫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不荅而令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勘官問倫知達賚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求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倫曰比蕭哲以國書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使通好兩國耳紹文復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

以報反間貳我君臣耶乃遣副使監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從倫拘于河間以待報命之至時皇后邢氏崩金人秘之

十二月李光罷光初謂可因和為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有叵測之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覩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盗弄國權懐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

十年春正月丙戌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　五月己卯金烏珠薩里罕分道入寇烏珠以歸河南陝西地為非計而張通古又言宋置戍河南請及其部置未定當議収復幹布然之及誅達賚遂大閱國中兵於祁州命烏珠自黎陽趨河南薩里罕出河中趨陝西烏珠率孔彥舟等入汴遣烏嚕取歸德李成取河南分兵下諸郡於是東京留守路允廸等皆以城降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降薩里

罕入同州趙永興軍權知軍事郝遠開門納之陝西州郡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　秦檜聞金人叛盟以其言不售甚懼謂給事中馮檝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寀未測上意君其為我探之檝入見白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意遂安　秋七月丙午以王次翁參知政事秦檜薦次翁為中丞故凡可以為檜地者無不力為之及金人敗

盟帝下詔罪狀烏珠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戒帝深然之檜得其言遂引與同列由是檜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搖奪矣　八月貶秘閣修撰張九成等官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乃貶九成知邵州喻樗知懷寧縣陳剛中知安遠縣凌景夏知辰州樊光遠閬州學教授毛叔度嘉州司戶參軍　九月罷諸大帥軍俱還鎮

十一年三月金烏珠渡淮北去　時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于檜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密奏召三大將赴行在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皆入朝飛亦後至遂拜世忠俊樞密使飛為副使並宣押至樞府治事俊知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賛和議檜大喜遂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取旨　九月莫將還自金烏珠欲議和莫將久留于金乃縱之歸以道意

秦檜遂奏遣劉光遠為通問使　冬十月壬午以魏良臣為金國禀議使時烏珠遣劉光遠還欲得官尊望著者為使秦檜乃奏遣良臣　十一月辛丑金烏珠以蕭毅邢具瞻為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壬子蕭毅等入見議以淮水為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定議和盟誓乙卯以何鑄僉書樞密院事充金國報謝進誓表使庚申命宰執及議誓官告祭天地社稷何鑄奉誓表往

表畧曰臣構言今來畫疆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四十里外并西南盡屬光化軍為敝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絶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為首每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敝邑永為憑馮毅辭帝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

自當謹守誓約如令歲未也則誓文為虚設　十二月
乙亥何鑄至汴見烏珠遂如會寧見金主且趣割地尋
復遣使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遂命周聿鄭剛中
等分畫京西唐鄧二州陝西商秦之半以畀金止存上
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方山二原
以大散關為界於是宋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
西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
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凡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

五縣七百三金既畫界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凡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守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　初邵隆在商州十年披剕榛瓦礫以為治招徠流散屢敗金人值和議成割商與金隆甚怏怏徙知金州嘗以兵出敵境秦檜恨之徙知叙州檜陰使入酖殺之

十二年二月癸巳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

太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為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輙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　夏四月金遣左宣徽使劉筈以袞冕圭冊冊帝為大宋皇帝　秋七月壬午皇太后韋氏至自金后有智慮初聞金人許

還三梓宫后恐其反覆呼役者畢集然後起攢宫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凉進發已而稱貸於金使得黄金三千兩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后將南旋淵聖臥車前泣曰歸語九哥與丞相我得太乙宫便足矣他不敢望也后許之且與誓而别及歸帝至臨平奉迎見后喜極而泣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宫始知朝議遂不敢述淵聖車前之語已丑帝易緦服奉迎徽宗及顯肅懿節二后梓宫奉安于龍德别宫　九月

乙巳以和好成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先三年通和赦河南新復州軍烏珠讀赦文謂不歸德其國遂指為釁以起兵至是檜懼當制者不能恱金遂屬其黨程克俊為文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況申遣使軺許敦盟好來存歿者萬餘里慰契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啓固陵之吉壤志伸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顔於是郵傳至四方遺黎讀之有泣下者　甲寅遣使

如金沆眙遠賀生辰楊愿賀正旦賀禮俱用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疋金循契丹例不欲兩接使人故併遣使歲如之　冬十月以皇太后回鑾進封秦檜為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辭不拜

十三年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去會寧二百里地苦寒穴居百餘家

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欲皓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粗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以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為言所以來為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臣之禮也悟室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此謂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

名願投之於水以墜淵為辭可也悟室義之而止皓屢
因諜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
韋太后書遣李微特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
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流
落於金者盡力拯救之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内殿求
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
可捨朕去耶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
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為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

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遂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初被囚柞山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為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于獄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在邵又以書言于金曰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尾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從之會寧及還入見除秘書修撰主管佑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

改台州崇道觀弁初副王倫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報弁與倫探筴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于兩宫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豫且訹之復欲易其官弁皆誓不為屈語在四

年九月又以書訣洪皓曰金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名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公何悲也及尼瑪哈死弁密疏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王倫還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為獻其詞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扳龍髯而莫

逮淚洒氷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謂丞相張浚曰弁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逐梓宫次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為至

德以苟安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納其言賜賚甚厚秦檜惡其言諭情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而卒　十二月金遣完顏曄等來賀明年正旦以金酒器六事綾羅紗縠三百端馬六匹為禮自是歲如之

十四年秋七月王倫為金所殺金拘倫河間六載欲授以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人益

脅以威倫自縊死後數年宇文虛中亦以反誅

朱熹

戊午讜議序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彛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耳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于橫逆之故則夫為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為之必報其仇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塊不與共天下也而為之說者

曰復讐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累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仇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仇者蓋有在矣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已十八九成矣金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

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北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詞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罵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讐敵之慮而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

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仇忍辱為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為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金世仇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其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為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

時號為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為讐人役之嘆者一日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

殿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

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終則挾敵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

二十五年冬十月丙申秦檜死檜自和議之成擅國柄者十五年偷安江左專為粉飾太平計勸帝立太學耕

籍田修舉彌文殆無虛日帝之視學也命其子禮部侍郎熺執經司業高門講易泰卦知度州薛弼承檜意言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檜大喜乞宣付史館自是四方祥瑞之奏日上舉朝晏然不復知有兵事矣殿前軍士施全候檜入朝挾刃刺之于道不中捕送大理獄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敵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遂磔全於市檜懼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衛晚年尤銜恨舊臣不已書趙鼎李光胡銓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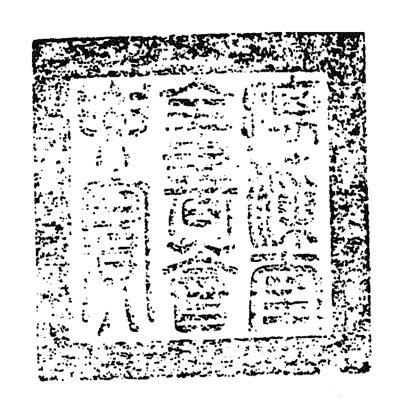
人姓名於一德格天閣必欲殺之鼎時安置吉陽軍檜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然禍及一家矣因不食而死檜恨未釋也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謂居汀州呈是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令衿飲别厚贐必有姦謀詔送汾令衿大

理鞫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矣帝幸檜第問其疾檜惟流涕無一語子熺奏請代居相位帝曰此事卿不當預遂命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父子致仕制命下而檜死檜兩據相位倡和誤國忘仇斁倫包藏禍心劫制君父陰納内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微旨動靜必具知之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性陰險深阻如崖穽不可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辯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

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耻者率為檜用事以誣陷善類為功凡無罪可狀者則曰立黨沽名曰訕謗指斥曰怨望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官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自知惡極為衆論所嫉置邏卒布滿京城聞有議之者即捕治中以深文道路以目開門受賂富敵于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檜每事與帝爭勝曹筠言水漲詔遂之檜陞為從官周葵欲言梁汝嘉檜不待帝言即改除之由是張扶請檜

秉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其勢漸不可制檜既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其畏之如此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七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八

明　馮琦　撰
　　陳邦瞻　輯

金亮之惡

高宗紹興十八年六月金以完顏亮爲平章政事亮本名迪古廼金太祖子斡布之子爲人慓急猜忌殘忍任數自以已與金主同爲太祖孫常懷覬望及爲中京留

守專立威以懼衆結蕭裕為腹心每與論天下事裕傾險揣知其意因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亮喜遂與謀弑逆事至是引裕為兵部侍郎　十二月金以完顔亮為右丞相亮生日金主遣近侍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廐馬賜之金主后費摩氏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近侍奪回賜物亮本謀不軌疑畏益甚

十九年三月金主以完顔亮為太保領三省事　五月

金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肄
摘其語以為誹謗金主殺鈞且問誰使為之左丞相宗
賢曰廸固爲實使之金主不悦出亮于行臺亮過中原
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亮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
及至復拜平章謀逆益甚　冬十月金主亶殺其弟胙
王常勝遂殺其后費摩氏初金宰臣議遷遼陽渤海之
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遷訴於費摩后后白金主
致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右丞唐古辨而殺左司郎中

薩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辨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達謀廢立烏達以告完顔亮一日亮與辨語因問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曰胙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子敖拉亮曰敖拉屬疎安得立辨曰公豈有意邪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塔斯疑之以告費摩后后白金主金主怒召辨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因此忌常勝敖拉惡塔斯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弟按察大王而金主之弟止

有常勝札拉亮乘此搆常勝札拉敎拉達賚塔斯皆殺之金主積怒于后遂亦殺之而召胙王妃薩茂入宮繼之又殺德妃烏庫哩氏及瓜爾佳氏張氏等　十二月金完顏亮弑其主亶而自立時護衛十人長布薩瑚圖克舊受斡布恩圖克坦額勒楚克與亮姻家亮皆使為內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為尚書省令史亮度興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興國內應興國給事寢殿夜常取符鑰歸家是月丁巳乘瑚圖克額勒楚克內直作變夜二鼓興國

以符鑰啟門亮與妹婿圖克坦貞及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古辯大理鄉烏達李老僧等以刀藏衣下入宫門者以辯乃國婿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刼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常置佩刀於榻是夜與國先取刀投搨下金主求刀不得額勒楚克先進及瑚圖克次之金主頻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殂秉德等未有所屬忽土曰始有議立平章今復何疑秉德遂與羣臣奉亮即位詐以金主欲議

立后召大臣固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為左丞相唐古辨為右丞相烏達為平章政事諡費摩后為悼平皇后廢亶為東昏王大赦改元

二十年春正月金主尊其嫡母圖克坦氏及母大氏皆為太后圖克坦氏與大氏相得至歡及金主弑亶圖克坦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金主銜之至是追尊斡布為帝廟號德宗二母俱尊為皇太后圖克坦氏居東宫號永壽宫大氏居西宫號永寧宫後圖克坦后生日酒酣大氏

起為壽圖克坦后方與諸公主宗婦語大氏跪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與圖克坦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為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邪 夏四月金主亮大殺其宗室初亮在熈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強忌之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銜之將盡誅焉於是豫教尚書省令史蕭王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嚕左丞相唐古辨判大宗正事呼爾吉緊鞠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林

北京留守呼拉布南京䕶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尼瑪哈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尼瑪哈後皆絶而烏達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亮又令玉子尚主曰朕無以報卿使朕女為卿男婦代朕事卿也　冬十月金主亮殺其左副元帥薩里罕等夷其族亮復忌舍音諸子盛強及宗室勲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約索誣餙上變遂殺薩里罕及景祖孫穆里延舍音子博濟及其族百數十

餘人以魏王斡爾達孫呼爾吉好修飾亦族之　二十一年五月金主亮納其叔母阿蘭及宗婦于宮阿蘭亮叔曹王阿里布妻也亮殺阿里布而納之封為昭妃又命圖克坦貞語宰相曰朕嗣續未廣前所誅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選納焉宰相乃奏請行之遂納阿嚕子索羅綽瑚魯子華喇呼達秉德弟嘉哩四人之妻于宮尋封嘉哩妻高氏爲修儀崇義節度使烏達妻唐古定格舊嘗與亮私及為帝定格使侍婢來朝亮諷使殺烏達許

以為后定格初不忍亮訹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滅汝家定格大恐縊殺烏達即納之宮中封貴妃大愛幸後與舊嘉努𡡉賜死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古石格而以為麗妃使伊里布出其妻富察徹辰而納之徹辰亮姊之女也　二十二年十二月金主亮聞濟南尹噶王烏嚕妻烏凌噶氏儀容整肅召之烏凌噶氏謂烏嚕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召王府臣僕曰為我禱東岳使皇天后土明鑒我心行至良鄉得

問自殺

二十三年夏四月金太后大氏卒金主遷都于燕親屬皆從獨留圖克坦太后于會寧圖克坦后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燕常思念圖克坦后及病篤以不得一見圖克坦后為恨將死謂金主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偕來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我

二十四年十一月金主納其諸從姊妹於宮壽寧縣主什貴幹喇布之女也靜樂縣主布拉及希延烏珠之女

也錫古蘭顔爾衮之女也混同縣君蘇呼和琢及其妹伊都阿嚕之女也皆亮之從姊妹郕國夫人崇節博勒郭之女孫亮之姪也張定安妻禹喇固太后大氏之兄嫂也富魯和琢石格之妹也皆有夫亮無所忌恥皆召與之私分屬諸妃位下蘇呼和琢最得幸每召必親候廊下立久則坐於錫古蘭滕上凡宫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寧不聽出外每幸婦人必奏樂撤幃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之常於

臥内遍設地衣倮逐為戲 二十五年冬十月金主亮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為山陵遣右丞相布薩瑚圖克等如會寧奉還太祖太宗梓宮及迎圖克坦后至燕后及流沙河亮親迎之命左右持杖二束跪后前曰亮不孝久缺溫凊願笞之后掖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尚且愛之不忍笞之我有子如是寧忍笞乎叱杖者退既至居壽康宮亮事之外極恭順后起則自扶之常從輿輦徒行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爲至孝雖太后亦信其誠

三十一年八月金主亮弑其太后圖克坦氏初圖克坦后聞亮欲南侵數以言諫之亮不悅每謁見還宮必忿怒人不知其故及至汴后居寧德宮使侍婢高福娘問亮起居亮遏之因使伺后動靜凡后所為事無大小福娘夫特默格教福娘增飾其言以聞及契丹反樞密使布薩瑚圖克往討辭謁后后謂曰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今又至汴復將興兵涉江淮伐宋疲敝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也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亮亮意謂后嘗

養鄭王充為己子充四子皆成立恐瑚圖克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懐忠等使弑后且指后左右數人名皆令殺之后方樗蒲懐忠等至令后跪受詔后愕然下跪尚衣局使華特默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娘等縊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亮命焚后于宫中棄骨于水并殺鄭王充之子塔納阿里布菁三人遂名瑚圖克等皆殺之封高福娘為鄖國夫人以特默格為澤州刺

金亮南侵 金人殺亮立雍附

高宗紹興二十年三月遣參知政事余堯弼如金賀即位及還金主亮以上皇玉帶附遣于帝其秘書郎張仲軻曰此希世之寶也亮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為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仲軻由是知金主有南侵之意遂每事先意逢之

二十一年二月以巫伋為金國祈請使伋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歸國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唯唯而退

宋史紀事本末

二十三年三月金主亮自上京如燕遂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汴京為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都大定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舊遣完顔長寧為南京留守經畫之以為南侵之漸既而汴京大火宫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長寧

二十六年三月東平進士梁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帝怒編管勛千里外州軍因下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特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渝定議

耶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僞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寘憲典

二十七年二月金主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厲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語之曰朕自卽位視閲章奏治宮中事常至丙夜始御内寢疇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親覩有二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具

鍪鐙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駿號小將軍者儵已鞚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既行但覺雲霧勃鬱起馬蹄間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開金碧焜燿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鈞天之宫嚴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人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着有所待須臾有朱衣出贊拜髣髴聞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畀朕曰天策上將令征宋國朕伏而謝使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

後沓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喏聲如震雷驚而寤喏猶不絕於耳朕立遣内侍至廐視小將軍喘汗兩浹取箭箙數之亦亡其一矢昭應如此豈天假手于我令混江南之車書耶衆皆稱賀於是南侵之議益决矣

二十八年五月金主亮召李通及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入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于汴遂以伐宋使海内一統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為對亮大悦永固却立楹間亮

顧見之問之故徐進曰臣有愚慮請殫一得本朝自海
上造邦民未見德而黷兵是聞古稱兵猶火不戢將自
焚也故雖如梁王之武毅猶以和為上策今宋室偏安
天命未改金繒締好歲事無闕遽欲出無名之師以事
遠征臣竊以為未便兼中都始成未及數載帑藏虛乏
丁壯疲瘁營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繕爭戰
丘墟之地尤為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對因伏地
請死亮以問𮎀汝嘉𮎀是通汝嘉是永固亮大怒拂袖

起傳宣二臣殿側聽旨繼而召翰林待制綦戩講漢史及陸賈新語事亮怒稍霽乃赦之明日以為右丞嗣暉為參知政事永固遂請老　秋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初金主亮召其倖臣秘書少監張仲軻左諫議大夫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等便殿侍坐金主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可謂大矣金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

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珫嘗
為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艶今一舉而兩得之俗
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皆
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然則
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
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
主恃其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
家方可以為正統及拜李通參知政事通承金主意遂

與仲軻欽及近習羣小輩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欲金主以通為謀主遂議舉兵南伐　冬十月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參政敬嗣暉如汴京營建宫室國子司業黄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為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壮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宰相湯思退大怒貶中官

二十九年春正月金主亮命其左丞相張浩及敬嗣暉

内侍梁漢臣與中國叛臣孔彦舟造戰船于通州遣使

籍諸路明安部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命諸路舊貯兵器並致于燕又建汴宮修燕城民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　五月禮部侍郎孫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畧舉二事

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卽發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托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蓋欲南侵故設此二端為詞道夫還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不以為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貶知綿州

六月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還入對言隣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

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為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三十年春正月金遣施宜生來賀正旦宜生閩人也上命吏部尚書張燾館之都亭時諜者傳金亮造舟調兵之事上不深信館者以首丘諷宜生微問其的宜生為隱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宜生歸為介所告金主烹之　八月賀允中使金還言金人必叛盟宜為之備不聽命允中致仕

三十一年三月詔廷臣議邊事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及聞金人南侵已决乃召楊存中及三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内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人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决則将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

州路都統吳拱知襄陽部兵三千戍之退守荊南以視緩急　五月金人來求淮漢之地初金主亮聞人言行在景物繁麗嘗密隱畫工於奉使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已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至是遣其僉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以賀天申節為名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將親詣之且索淮漢之地如不從則厲聲

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為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遂起舉哀詔以王全語諭諸路統制帥守監司隨宜應變無失機會　六月金主亮遷都于汴　秋七月金大括馬于諸路初金調馬諸路以戶口為差計五六十萬匹仍令戶自養以俟至是又大括驘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併舊籍民馬其在

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儲粮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羸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為請金主亮曰北方比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野自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於是國內騷然盜賊蠭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盜賊事聞者亮輒杖而黜其官太醫使祈宰上疏諫南伐亮殺之由是羣

臣不敢言　金主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國者凡百三十餘人遣徐嘉如金賀遷都嘉至盱眙金主亮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也嘉乃還　八月辛丑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總管李寶承制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初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經畫布置課酒榷鹽士卒有自北來歸者勝與

之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使之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者日衆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為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寛大之意城中人聞卽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按堵如故勝遣人諭朐山懷仁沭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

士為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嚮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二千餘人悉降得器甲數萬金遣蒙古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於隘陣以待衆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國馘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滕晸告急於勝

勝提兵往救之陳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合戰移時身被數十槍胄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糧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觧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兵分四面攻之勝募

兵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　乙卯劉錡引兵屯揚州遣統制王剛中以兵五千屯寶應

已已起復成閔為京湖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　九月金主亮大舉入寇亮分諸道兵為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以總之以瓆都為左大都督李通副之赫舍哩良弼為右大都督烏延富埒渾副之蘇保衡為浙東道水軍都統制完顏鄭嘉努副之由海道徑趨臨安劉蕚為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進自蔡州

以職荊襄圖克坦喀齊喀為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由鳳翔趨大散關駐軍以俟後命左監軍圖克坦貞別將兵二萬入淮陰金主亮召諸將授方畧賜宴于尚書省命后圖克坦氏與太子光英居守張浩蕭玉敬嗣暉留治省事亮戎服乘馬具裝起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氊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絶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遠近大震　庚辰詔劉錡王權李顯忠戚方備清河潁河渦河口　丁亥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

大名遣使入朝友直幼從父佐遊志復中原聞金主亮渝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于正何害于理郎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為副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為十三軍置統制等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遣人入朝未幾自壽春來歸詔以為忠義都統制

冬十月金主亮渡淮慮魏勝睨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於膠西勝遣人邀之寶

遡風至東海慷慨厲士卒赴援與勝同擊金兵於西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為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敵于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駭散明旦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井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 辛

丑劉錡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氊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没者鑿沈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于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　丁未金人立曹國公烏嚕為帝於遼陽更名雍金主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和碩館明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博索路總管默音東京穆昆金柱等始授甲於大名即舉部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於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烏嚕許王鄂爾多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沈

靜明違衆心歸之亮嘗使穆哩庫圖淮北諸王烏嚕聞而憂懼會故吏呼爾錦自汴還具言金主殺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嚕益懼謀于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嚕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嚕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烏嚕遂御宣政殿即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惡十事追尊鄂爾多為帝　戊申劉錡遣都統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即棄廬州退屯昭關兵皆潰

錡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金主亮入廬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　吳拱成閔遣兵復唐鄧諸州　丁巳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詔旨有云惟天惟祖宗

旣共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吴分定成淝水之勲鬬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帝次平江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叅賛軍事尋以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　金人陷真州統制邵宏淵逆戰敗走　庚申王權退屯采石金主亮入和州以梁山濼水涸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復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壊城中民居以為材木煑死人膏為油用之　乙丑金人陷揚州劉錡

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吳超員琦王佐等拒之于皂角林錡陷重圍下馬死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既入張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追擊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　丙寅李寶大破金人于陳家島殺其將完顏鄭嘉努寶既解海州之圍遂與其子公佐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拒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風自柂樓中如鐘鐸聲衆咸奮引

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遥見實船紿敵兵入舟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掣矴舉帆帆皆油纈綿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無復行次寳命火箭射之煙燄隨發延焼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寳叱壯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衆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顔鄭嘉努等六人擒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

一月壬申召張浚判建康先是秦檜既主和晏然不復以邊事為意浚欲論時事以其母計氏年高必被禍計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治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於獨謹察情偽預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葦下三省檜大怒貶浚連州居住及檜死朝廷復以和為可恃如檜

時浚方居喪會星變求言浚慮虜數年間必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晏安莫為之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喪為嫌復上疏極言臺諫論浚名在罪籍倡異議以動國是復貶永州居住至是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藎帝悟乃是有命　召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將其軍　金人犯瓜洲時劉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劉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横以八千人固守詔錡還鎮

江專防江於是盡失兩淮之地金人攻圍益急汜以克敵弓射却之葉義問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横權錡軍遂督兵渡江衆以為不可義問強之汜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鐵騎奄至江上汜先退李横以孤軍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横左軍統制魏俊右軍統制王方死之横汜僅以身免義問聞之乃陸走趨建康　乙亥金主亮臨江築臺自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于江中召瓊都等謂之曰舟楫已

具可以濟江矣富将緷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亮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耶詰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置黃旗紅旗于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旣有

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船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鰍船衝敵舟皆平沈

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乞文援以金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乞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凡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殺之會報曹國公已即位于東京改元大定拊髀嘆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因出一卷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于前敵乗于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

諸將亦將鮮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兵渡江斂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亮然之允文知亮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緫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偽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决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二人率

其軍趨揚州使符寶郎耶律默達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　丁亥劉錡以疾罷李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牐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揚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少不足用聚材改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

且謂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詔以成閔等為招討使閔淮東李顯忠淮西吳拱湖北京西　乙未金主亮至瓜洲居于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

盡殺之驍騎嶲山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衆刃剉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富魯華京富魯華京亡者殺其穆昆穆昆亡者殺其明安明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亮又命軍中運鴉鶻船于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乃決計于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及明安唐古烏延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期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黎明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亮營

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善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哈塔斡喇布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死之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使大磐衣巾裹其屍而焚之收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圖克坦永年梁珫大慶善等皆殺之元宜自為左領軍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于汴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鎮江軍議和未幾金軍在荆襄兩淮者

皆拔柵北還初金人之犯邊也鄭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至是果然　金主雍知亮被殺趨入燕京

十二月成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張浚至建康先是浚被召至岳陽買舟冐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烟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金亮敗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為

從天而下浚犒軍畢郎趙建康先牒通判劉子昂辦行
宮儀物至是請車駕臨幸帝從之　戊申帝如建康張
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復用風采
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
三十二年春正月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時金亮既
死中原豪傑並起京據東平自稱東平節度使以歷城
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歸京遣棄疾奉表詣行
在帝大喜厚賚之以京知東平府　金主雍下令散南

征之衆以高忠建為報諭宋國使且告即位　二月癸卯帝發建康瀕行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畧淮甸大駕宜留以係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從矣不從　閏月辛棄疾至山東値耿京將張安國已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李寶統制王世隆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即帳中縛安國獻於臨安斬之詔授棄疾江淮判官

夏四月戊子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此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為梓宮太后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絶宜正名畫境朝議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既而忠建責事以臣禮及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濶

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北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閤門見國書不如式郎令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　金人復攻海州鎮江都統張子蓋及魏勝敗之金人復遣烏珍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擇勁悍三千餘

騎拒于石閭堰金軍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夜發兵刼其營或焚其攻具旣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于李寶寶以聞命張子蓋赴援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于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汜畧陣中流矢死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死

者半圍遂解　六月罷三招討司以金人議和故也初李顯忠陰結金都統蕭琦為内應請出師欲自宿亳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鄜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河東會詔罷兵乃止顯忠初名世輔綏德青澗人世為蘇尾九族都巡檢使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以勇捷知名先是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受國恩乃為彼用耶會劉豫令世輔帥馬軍赴東京永

奇賽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至東京從烏珠以萬騎徇淮上世輔令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烏珠歸朝俊還世輔馳問之為竹刺傷馬而止烏珠授世輔知同州世輔至鄜省父永奇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虢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金薩里罕至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憩高

原望追騎益多薩里罕搏頰求哀世輔乃與折箭為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薩里罕許之遂推之下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携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急遣人告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趐谷為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既至夏人問其故世輔泣且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衆生擒薩里罕取陝西五路歸於夏夏主以世輔為延安經畧使與其臣王樞李顔葉同出師時紹興九年

五月也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因與官屬列拜大夫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李額葉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李額葉不從曰初經畧乞兵來取陝西既到此乃命我歸耶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李額葉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鷂子軍來世輔以所部驅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世輔揭榜招兵得驍勇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

于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遂見吴玠於河池尋之行在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八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張龍圻